

1 風箏

洪志明

看到阿明、阿善、阿立、阿忠四個人拿著風箏的背影，消失在常常放風箏的小山上，他心裡有一點點說不出的難過。

一個學期來，他寄住在舅舅家，和他們四個人混得比親兄弟還要熟，每天一起讀書，一起玩，一起到小山上放風箏，幾乎沒有一天不聚在一起。

現在爸爸跑船回來了，他要回自己的家，和爸爸住在一起，雖然很高興，可是一想到要和他們拆夥，心裡就有些酸酸的痛苦。

他相信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會來送他的，所以請媽媽先走，他一個人在舅舅家裡等，沒想到等了很久還是沒看到他們的人影。更沒想到他們竟還有心情跑到山上放風箏。他含著眼淚，沿著山下的小路往前走，強迫自己儘量不要往小山上看。

「阿萬——」忽然他聽到背後呼叫的聲音。

他轉頭一看，只見他們四個人站在小山上跟他揮手，四隻風箏在他們身後，高高地升起。

風箏上面寫著四個斗大的字——阿萬再見。

阿善從後面跑過來，跑得氣喘吁吁地說：

「我們把風箏繫在高高的樹上，要讓你走很遠了，還看得見。」

「好——好——保——重——」他緊緊地握著四個人的手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阿萬萬萬沒想到大家會用這種方法來跟自己道別。

走了很遠了，風箏還在天上飄著。

他頻頻地回頭，看那高高飛起的風箏，淚水沿著臉頰往下滑落，模糊了風箏上的字跡。

淚眼中，四隻風箏變成四張友善的臉，在空中飄著。

2 看鵝

馮輝岳

朋友帶著攝影機從城裡來，說要拍一段鵝群戲水的帶子。我告訴他，這裡早已看不到鵝了。

朋友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「不過」我說，「我知道哪兒有。」

我坐進朋友的車子，沿著公路走，約莫二十分鐘車程，我們來到一個以鵝肉聞名的村莊，就在路旁，我瞥見池岸的沙丘上，好像有許多鵝躺在那裡。遠遠看去，只見一團團的灰，和一團團的白。

我們走向岸邊的鐵皮屋，喊了幾聲沒回應，倒是鐵龍裡的黑狗朝我們猛吠。一會兒，主人出來了，我向他說明來意，主人很高興，抓起長竹竿，沿著岸邊的沙丘揮趕。躺在那裡的鵝受到驚擾，紛紛爬起來，一隻一隻跳進池塘。

「嘎——嘎！」

「嘎………」

冬天的池塘忽然熱鬧起來了，像荒涼寂靜的港灣，一下子湧進許多小艇。牠們悠悠的划著水，有的昂起頭，不時左顧右盼；有的伸長頸子，跟另一隻打招呼；有的張開翅膀，拍起小小的水花……朋友忙不迭的錄下牠們美麗的情影，我目不轉睛的欣賞著。

「每一隻鵝，都是最好的模特兒。」朋友說。

真的，池裡的鵝，泳姿雖然大不同，但是都一樣好看。牠們慢慢的移動，岸邊枯黃的芒草輕輕搖擺，襯著天光和雲影，這一幅冬景似乎特別的美。

有幾隻想上岸，主人又揮動長竹竿了。

「嘎——嘎！」

鵝的叫聲，有點兒嘈雜，聽起來卻十分親切。我彷彿又回到童年的鄉下，小河邊、草地上。到處都看得見鵝羣的蹤影，趕鵝和被鵝追的情景歷歷在目。真想不到，現在要看鵝，還得走這麼遠的路。

冬天，鵝也怕冷吧？當我們喝完熱茶，從鐵皮屋出來的時候，池面上，連一隻鵝也沒有了，牠們全回到沙丘上，靜靜的躺著……。

3 挖筍子

嶺月

竹筍吃起來脆脆的，味道很鮮美。中國人很愛吃筍子，但是多少中國孩子知道筍子是怎麼長出來的。

我的故鄉在盛產竹筍的鹿谷。每年清明節回家鄉掃墓，我就順便帶孩子到竹林裡挖筍子。在密密麻麻的竹林裡，我們亮著眼睛尋找，看到剛冒出土、還很嫩、但長得粗壯的，我們就驚喜萬分的歡呼著將它挖起來，這樣的筍子最好吃了。

孩子說，奇怪，過年時回來，都不見有筍子，怎麼一下子會長出這麼粗壯的胖筍子來呢？

我告訴他們，胖筍子當然不是一夜之間長成的，竹根在堅硬的地底下，利用漫長的寒冬默默成長，暗自孕育筍芽。等春天一到，甘霖降下來，它們才撬開土石，雄壯的冒出頭來。冒頭時根部已經生得很紮實，所以長起來強勁有力，不要一個月就挺挺拔拔，長成有枝有葉的長竹了。

孩子聽了很訝異的說，那我們不要挖筍子，挖掉多可惜呀！

我說不挖也不行，竹媽媽根部抱著很多小筍芽，有的生在不容易長的石頭縫裡，如果不把長出來的挖掉一些，竹媽媽就懶得叫石頭縫裡的孩子們努力掙扎，努力冒出頭來了。我說這和人一樣，不受點刺激和打擊，是會忘了努力的。

孩子笑一笑說，媽媽，假如您是筍子，希望被挖掉，還是希望被留下來呢？

我也笑一笑的說，中國人喜歡吃筍子，在我最鮮嫩好吃的時候被挖掉，我會覺得貢獻大而很高興。但是我如果沒有被挖筍人發現，我也不會氣餒。因為我有足夠的勁力往上伸，往上長，只要我能夠趕過身邊兒的長竹子，我就能得到雨露，也能照到陽光。然後我要跟著夥伴們在寒風和烈日下磨練，等我長成強韌的大竹子，還怕沒人要我、用我嗎？

孩子點點頭，默然沉思起來。他一定在想，竹子好偉大，不該冒頭的時候不冒頭，不該氣餒的時候不氣餒。不管風吹雨打，更不怕冰霜或炎日，一年四季青翠挺拔而不彎腰，這正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堅忍精神呀！

4 斑鳩

郭風

小時候，常常跟外祖父到山上去打柴。

山上樹林濃密，有成排的松樹、野生的水楊、挺直的橄欖樹，和許多不知名的雜樹。太陽從樹葉間投下細碎的金光，鋪在草地上，好像金色的花朵。

記得祖父第一次帶我到林中去的那天，我們剛剛走上斜坡的小徑，我不經心踏著一根枯枝。枯枝折斷了，發出細微的響聲。

「叱——羅！」

一對羽毛斑斕的、暗褐色的鳥兒，從草地上驚飛起來，隱沒在山路近旁的深林裡。

「斑鳩！」外祖父告訴我。

但是，樹林是那麼的稠密，那兩隻斑鳩隱藏在那棵樹上，一下就找不到了。

我跟外祖父在樹林裡，到處走動，幫助他把砍下的樹枝捆起來，外祖父非常滿意。

後來，我在一捆高大的橄欖樹下面，發現好幾根細小的枯枝。外祖父說：

「這樹上一定有斑鳩的巢！」

真是這樣。我看到樹梢上，被樹葉深深地披蓋著的枝桠間，搭著一個鳥巢。這個鳥巢搭得很稀疏，可以看見巢裡有個白色的鳥蛋。

外祖父告訴我，斑鳩搭巢的本領不大好，搭巢的枯枝，常常會掉在地上。

我有些擔心，那兩個白色的鳥蛋會不會掉下來……過了許久，我又跟外祖父到林子裡打柴。我特別來看這個鳥巢。多麼好！那兩個鳥蛋已經孵出小斑鳩，羽毛也長出來了，牠們蹲在巢裡，張開黃色的小嘴，等媽媽銜食物回來給牠們吃。

6 我也有一個綽號

杜榮琛

大頭大頭，下雨不愁，
人家有傘，我有大頭。

「大頭」是我小時候的綽號，也是人見人愛的「金字招牌」，小學六年裡，只要班上有同學喊一聲：「大頭！」別班的女同學，就會忍不住向我行注目禮（軍中禮節：目迎不目送）。所以每天聽習慣了，倒有幾分親切感呢！

記得小時候，我們家從爸爸經商失敗後，就從一個顯赫富有的家庭，變成收破銅爛鐵的窮人家。爸爸每天都要騎著一輛老舊的腳踏車，到鄉下兜售麥芽糖；或用麥芽糖跟鄉間的小孩，換他們所不要的破紙、廢瓶子、壞拖鞋等東西。

全家大小一共九口，就全靠爸爸這個職業謀生；三餐吃甘薯稀飯的機會多，吃麵條和炒飯的次數少。碰到開學時，老師要收代辦費、家長費和簿本費，總是最會拖；往往全班都繳齊了的那一天，也正是我在家裡哭得最凶的日子。

為了減輕爸爸的負擔，一到寒暑假，就是我們兄弟姊妹，幫爸爸賺「外快」的時候。七個小孩由媽媽帶隊，到後龍溪沿岸的沙田裡，替鄰家農夫拔落花生，一大籃可得幾塊錢的工資。接近過年的時刻，我經常陪姊妹到通霄、大甲、沙鹿這些地方擺地攤賣襪子；姊姊給我的零用錢存多了，就成為每學期開學的學費呢！

小時候，我們家是清苦了些，可是一到學校可就快樂多了。由於我的國語和算術，在班上頂呱呱的，經常有同學來向「大頭」討教。而下課時，打躲避球、玩玻璃珠、打陀螺的技術，也是數一數二的；朋友多了，笑聲就會沖淡生活中的小煩惱。

這麼多朋友，我覺得坐在我隔壁的小女生，長得實在清秀、可愛又討人喜歡。我知道她家裡非常富有，夏天常帶一壺酸梅茶，咕嚕咕嚕地喝；冬天就換成大包蠶豆，卡卡卡地嚼。這情景看得我不斷地流口水，但又不敢向她要來吃，而且我們的桌子中間，還畫了一條「楚河漢界」。如果不小心越過的話，會被對方打手心的。有一回，她越過界線，伸手要讓我打三下。我對她說：「不用了，只要你的蠶豆給我吃就好了！」

畢業時我得了第三名，帶著獎狀和獎品回家；一路上，同學們的眼光又投向了。嘿！這回大家不是瞪著我的頭，而是那一張閃閃發亮的獎狀。突然，我發覺「大頭」這個稱呼，是十分光榮的。

7 滿山花兒開

粟耘

山上最多的樹是油桐樹。

現在，正是油桐花開的時候。

別的花不過是一樹一樹，或一叢一叢的開，最多，也只是一片一片的開而已。油桐樹可不，它高興怎麼開就怎麼開，開得滿山滿谷都是花。平常翠綠的山，一下子全變白了，好像是哪個神仙用仙仗一點，山爺爺馬上把綠袍子脫下來，換一件雪白的衣裳，連帽子和鞋子都是白色的了。因為油桐樹很高，開了花，遠遠望去，就像一頂頂大帽子一樣；而且，花兒不但開得很起勁，落得更痛快，連草叢裡，小路上，小溪裡，甚至小溪的石頭上都鋪滿了花兒。

這麼多落花，好像山爺爺不只穿白花鞋而已，我想，它的衣裳一定跟新娘子的禮服一樣，雪白的裙子拖得又蓬又長，把整座山都蓋住了。

每次走過鋪滿了花的小路，都要很小心，因為花兒實在太多，太美了，整條路好像綴滿了美麗可愛的小精靈一樣，實在捨不得踩上去，害我常常愣了半天，不知該怎麼走才好。叔叔就教我走路邊有草的地方，因為花兒會順著傾斜的草叢滾到較低的地方，停留在上面的就很少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果然沒錯，才敢放心大膽地走。

半路上，有一段較寬的溪流，上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岩石，我們常常在這兒抓小魚小蝦。現在，也落滿油桐花了。這兒的花，和小路上的又不樣了，甚至更美呢！

因為岩石的顏色很深，花兒落在上面，黑白分明，非常好看。溪水是流動的，落在水面上的花兒也跟著流動，就好像流著一條花河。如果有的地方露出空隙來，水光便會像鏡子一樣，一閃一閃的，一朵朵的花兒，就像貼在窗戶上的美麗窗花。而且，花的式樣隨著水流不斷地改變，簡直比萬花筒還好看！

回來的時候還可以盛著一斗笠的花朵，就是把花兒偷偷地撒在嬌嬌的衣服上，叔叔也不會罵我不禮貌，還一直笑著拍手呢！

8 爸爸星

唐士兒

那個夏天，全家跟隨爸爸調職搬到北投時，我剛讀完小學一年級。接下來的暑假時光特別新奇，樣樣充滿了趣味，甚至帶些兒浪漫。

雖然當時媽媽有病在身，但爸爸下班後總會分擔家務，保持家庭正常的氣氛，從未讓我們孩子感受到壓力，反而過得自由自在。

新家位於郊區，附近流著一條潺潺小溪，可以望見形如美女的「觀音山」。但最吸引人的還是屋後那一大片，被微風吹拂的青青草原。草原帶來新鮮的空氣，也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昆蟲教室，讓我在草叢中認識了蜻蜓、蝴蝶、蚱蜢、螳螂、小瓢蟲，還有從軟軟的屁股中發出冷冷黃光的可愛螢火蟲。印象裡，牠們總是那麼多、那麼多，那麼容易見到；就和爸爸時常在我們身邊一樣，那麼理所當然……。我像小海綿，盡情吸取著輕風白雲，吸取著花色草香，也吸取著爸爸的愛。

有一天，我們吃過晚飯後又在想著要做什麼——那時大多家庭沒有電視，總會找些別的活動來打發時間。

爸爸忽然心血來潮，要帶家人散步到他辦公的地方，去看一看。我和哥哥姊姊都為這趟夜遊興奮起來。那晚，媽媽也興致很好的一起去了。我們一家大小聆聽著蛙叫蟬鳴，伴著螢火蟲光一明一滅的草叢前行。

爸爸上班的地方，並不如想像中好玩，但是那段返家的路程，卻使我永生難忘。爸爸決定帶領我們穿越小溪，走另一條捷徑。當大家牽手奮力踏上草原後，不禁被眼前巨大的星空震懾住了。

鄉間的夜空晴朗廣闊，像塊綴有無數亮片的布幔蓋過天際。我正驚訝著這景象時，爸爸親暱的彎下腰來，問我想不想認「北斗星」。

「在哪裡？」我望著滿天繁星，急切的問爸爸。

「看那兒！有七顆星，排成一個杓子的形狀……」

我順著爸爸的大手指指示尋找，突然間，那七顆星神奇的自羣星中浮現，再也隱退不掉。「好像哦！真的好像一個杓子……」我开心的叫道。一路上，又忍不住頻頻抬頭看它，心中一直奇怪著，為什麼星星能夠做出杓子呢？……

二十幾年過去了，當我長大懂事，深深明白爸爸照顧一個家是多辛苦時，爸爸卻和上天約定似的，負完應盡的責任便離開了。如今，我用任何東西也無法換得和爸爸相聚片刻，只有憑藉回憶的點滴想念他。

螢火蟲光雖難再見，幸好天上的星星永恆不變。每當我有機會仰望星空時，總會第一個去找「北斗星」那個杓子，那和爸爸一樣親切、簡單而又完美的星星。

9 油菜花開了

姜聰味

如果每天一打開窗門，就看見一片花海，你能不感動嗎？

那是收割後的田地，我的農夫爸爸在上頭撒下無數的油菜種子。才幾天工夫，種子就發芽，長成一片毛茸茸的綠。風一吹，像波浪起伏的湖。過了幾天，三兩枝油菜頂著黃花亭亭立在我眼前。再過一些天，更多的花開了。不到一星期，黃花佈滿了田野。我興奮的期待門前的花兒，天天帶給我意想不到的驚喜。

過年那幾天，天空灰沉沉的，像在跟誰賭氣，讓人看了，心裡快樂不起來。當朋友來找我，說這個新年好無聊的時候，我就帶他們上二樓，打開門，讓他們站在陽台上，看那一片黃澄澄的油菜花。

「哇！這些花怎麼開得這麼美？」

「我照幾張相片好嗎？」

朋友都驚喜萬分，我也樂得與他們分享這幅天然的圖畫。

朋友舉起相機，綠野、黃花、小白粉蝶、紅磚瓦屋和遠遠的防風林全入了鏡頭。如果站在花叢中，人幾乎要被花海淹沒了。不過，照片洗出來一看，真個是「人比花嬌」。再看朋友的表情，這一片花海是他們的太陽，把他們心中的不高興蒸發得一乾二淨。

過完年，天氣放晴了，油菜花更顯得燦爛金黃。我走過花田，不時可以聞到清清淡淡的花香。可惜的是，冬天悄悄的走了，幾場春雨提醒農夫該下田耕作了。耕耘機把花輾入水田中，當了肥料……如果你現在到鄉下，已經無法一睹油菜花的風采，還好我這兒有一張很美的油菜花相片，就將它當做邀約好了，邀請你來年冬天，記得到鄉下來看黃澄澄的油菜花喲！

10 記號

顏福南

我的右胳膊有一片黑色胎記，只要穿著無袖汗衫，就會暴露在外，很不雅觀。在我小時候，這片胎記還深深困擾著我呢！

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興高采烈的跳繩、踢毽子，一不小心露出了胳膊上的胎記，同伴看見了，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興奮的朝我走過來，撩起我的袖子，煞有其事的看了很久，然後哈哈大笑的說：「哇！這裡黑黑的，沒有洗乾淨。」

我拚命的搖搖頭喊著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

很多人圍了過來，東瞧西看，還有人用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指著胎記，不屑的說：「髒鬼呀！不洗澡會長更黑的污垢。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髒鬼！不要和他玩。」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我終究說不過他們，眼淚不爭氣的流下。

從那時候起，胎記成了我揮不去的噩夢。有時候，大家會取笑我，甚至編兒歌捉弄我，使我難堪。每天到了學校，同學總喜歡拉起我的袖子，嘲笑我胳膊上「不洗澡的黑點」。他們三三兩兩圍著我，好像我是動物園的猴子一般。

每天晚上洗澡的時候，我把胳膊靠在牆上來回摩擦，想洗去這塊胎記，但是徒勞無功。我抓起肥皂用力搓洗，仍然無濟於事，真恨不得拿刀子把它割除。

有一天，我問爸爸：「為什麼我的胳膊黑黑的，洗都洗不掉？」

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胎記。只見爸爸神祕的說：「小時候爸爸特別喜歡你，為了怕你丟掉，所以在你的胳膊上做記號。」

爸爸爽朗的笑聲化解了我的疑慮。哈！這是一塊爸爸愛我的「記號」。

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怕別人笑我了。偶爾，我還會故意捲起袖子向別人炫耀：「喂！我有『記號』，你沒有吔！」這回，神氣的人是我呢！

長大當了老師以後，我發現有一個學生跟我一樣，胳膊上有一塊黑黑的胎記，我想起當年的往事，忍不住問她：「你的胳膊上怎麼黑黑的？」

她回答我：「是爸爸做的記號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，拉著她的手，學起當年父親的口吻：「沒錯！這是爸爸愛妳，特別做的記號。」

我把她擁入懷裡，心中流過一股喜孜孜的溫暖。

11聽！流星的故事

劉丁財

我們住在三合院，晴朗的夜晚，吃過晚飯後，堂兄弟們喜歡圍聚庭院裡，坐在三輪車上談天說地。小孩子沒有什麼正經事好談的，不過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窮扯，誰會扯，就聽誰的。

二堂哥是個「蓋仙」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他在「主講」。但是我們也希望他能多講些。因為他說的，我們認為都是真的，非常神奇。真不知道二堂哥怎麼懂得這麼多。

他最擅長「隨機講故事」，絕不會拖泥帶水，或說不出來。我對流星最原始的印象，就是二堂哥的啟蒙。有一天晚上，二堂哥正說到「海龜大睡三千年」時，弟弟驚呼出聲，指著天空說：「星星掉下來了！」大家往天空一看，一顆流星真的畫著亮光，往東北角墜落，馬上不見了。正當大家紛紛猜測，二堂哥以一種難以抗拒的聲音說：「我講給你們聽。」

「古時候的賢人死了以後，變成神，升到天上，各就各位。現在我們看到的星星，就是一個個不一樣的神。你們不要懷疑，很多廟裡拜拜的神，就是從前的賢人，像關公、孔子、文天祥、媽祖……。我再告訴你們，李白是『太白金星』降世的，所以李白的號就叫作『太白』……」

「星星為什麼會掉下來？」小堂弟忍不住，趕緊抓了空檔發言。「你們不要緊張，剛才那顆星星掉向東北方，表示東北方將有一位賢人要誕生了，以後這個人會很有作為。」

「如果星星全部掉下來呢？」
「不會。天庭有一個制度，不可以全部跑下來。何況由星星化成的人死後，仍然會變成星星掛在天上的。」

每個小孩子都同意二堂哥的說法：流星是天上的星星降臨凡間的一個過程。

當然，二堂哥的說法在我們五年級上到有關流星的課程時，完全被推翻了。不過，我還是很懷念二堂哥說「流星的故事」的那個夜晚。我的腦海裡比他家小孩多一個故事版本呵！

12 樹奶糖

馮輝岳

那時候，街角的小店裡，最令我垂涎的，要算口香糖了。這種又甜又黏的糖果，鄉下人稱它「樹奶糖」，放在嘴裡嚼一嚼，甜水吞落肚，味道淡了，還可以吹成半透明的泡泡，破了，嚼一嚼，再吹，真是好吃又好玩。像我們這群住在崗背的窮孩子，平常只有看別人吃的分，聽見別人咂咂的嚼著，總羨慕得牙齒發癢。這樣「高級」的糖果，要等過年才捨得買來吃。

這天，收破爛的小販到崗背來，因為他兼賣口香糖，我們都圍過去觀看，大夥微張著嘴，一副饞涎欲滴的樣子，路過的雄哥看到了，走過來拉了我一把。

「不想吃樹奶糖？」

「想啊！」

大家被雄哥的聲音吸引過來了。

「我教你們做。」雄哥說：「我阿公教我的。」

我們半信半疑的跟隨雄哥走，沿著圳溝走到村尾的時候，雄哥停在一棵老樹前。老樹的樹幹很粗，我們幾乎手拉手都圍不住它，雄哥撿起一片小石頭，輕敲一下它的外皮，裡面立刻湧出一滴滴白色的汁液，像極了牛奶。雄哥說這樹叫雞心榕，乳汁特別多。

雄哥叫我們一手拿黏土，一手拿石頭，在樹幹上敲一下，趕緊用黏土吸取白色的汁液，再搓一搓，就這樣，敲一敲，吸一吸，搓一搓，直到黏土的韌性夠了，就將整塊黏土浸入水中搓洗，等泥土都洗掉了，剩下的，就是樹汁凝成的膠塊，軟軟的，還真像口香糖呢！只差沒有甜味，尤其那股韌勁，嚼起來挺過癮的。

斜陽照著雞心榕嫩綠的葉子，我們並排坐在岸邊，一邊嚼著自製的樹奶糖，一邊望著西天的晚霞，沒有甜味的樹奶糖，嚼著嚼著，居然也嚼出了好味道，淡淡的、香香的，那種味道我說不出來。

記不清楚是第幾次做樹奶糖了。我突然發現雞心榕的樹幹上，佈滿了「瘡疤」，有舊痕，也有新創，看起來好醜。

「怎麼會這樣呢？」

我們圍著樹幹看了一會，彼此面面相覷，然後，各自敲了幾下，匆匆忙忙搓洗一小塊，就散了。從此以後，再也沒有人提起做樹奶糖的事。不過，自製樹奶糖淡淡的、香香的的味道，至今仍彷彿留在我的口齒間。